

# 打造文学品牌 书写时代新篇

## ——首届《广州文艺》欧阳山文学奖颁奖



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培忠讲话



广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曾伟玉讲话



广州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李鹏程讲话



欧阳山和草明的外孙女田海蓝致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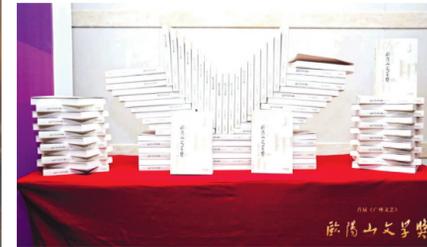
获奖作品研讨会现场



领导嘉宾合影



欧阳山文学奖奖杯



欧阳山文学奖获奖作品集

4月8日,首届《广州文艺》欧阳山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广州举行。该奖项由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广州市文艺报社主办,颁奖典礼由花城出版社、花城文学院承办。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任评委会主任,宗仁发等担任评委,5部作品获金奖,10部作品获优秀奖。其中,田耳《福地》、李西闽《小跳蚤》分别获短篇小说金奖和中篇小说金奖,散文金奖由张伟《定格于青俊——杜牧二十题》获得,诗歌金奖由霍俊明《屋子里的白鹭(组诗)》摘得,评论金奖颁给了房伟的《当代文坛与王小波的经典化》。

颁奖典礼上,李敬泽作视频致辞。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培忠,广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曾伟玉,广州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李鹏程讲话。欧阳山和草明的外孙女田海蓝女士代表欧阳山先生亲属致辞。评委们向获奖作家和评论家颁奖。

李敬泽代表评委会对首届《广州文艺》欧阳山文学奖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他表示,欧阳山先生是中国左翼文学的先驱者之一,也是现代广东文学的经典作家,他在1932年创办“左联”广州分会的同时创办了《广州文艺》这份刊物,“《广州文艺》有这样的起源和根底,决定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杂志,它承担着来自历史的这样一份文化使命”。

张培忠表示,在欧阳山同志诞辰115周年之际,欧阳山文学奖应运而生,充分反映了广东文学界对欧阳山先生一生的无比崇敬,也展示了广大作家对传承欧阳山文学精神、打造新时代文学经典的行动自觉。本届获奖作品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记录历史变革,奏响时代强音,表现生活本质,以深刻的现实关怀、鲜明的人文精神和多元的艺术探索,生动体现出新时代中国文学争妍斗艳、蓬勃向上的良好势头。

曾伟玉表示,创办欧阳山文学奖就是我们对欧阳山这位文学名家、文学大师的致敬,也是对时代、当下的致敬。呼吁鼓舞更多的作家为时代立心、为人民立传,留下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当年欧阳山先生以《三家巷》为广州立传,留下永恒的文学经典。希望通过当下的文学创作,推出为广州这座城市立传、为这个时代立传的文学精品。

李鹏程表示,欧阳山文学奖以欧阳山命名,是对他一生秉持鲁迅精神、践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崇高情怀的继承和弘扬。我们以设立欧阳山文学奖为新的起点,赓续欧阳山文学精神,弘扬《广州文艺》红色基因,呼唤和培育记录时代、抒写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激励广州文艺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踔厉奋发,推动广州文学高质量发展。

田海蓝在致辞中表示,她的外公欧阳山在1932年创办《广州文艺》,这份刊物发展到今天,有了91年的生命,成为一个让我们永远自豪的文学标记。如今,《广州文艺》有了新的发展,办得更具人民性、时代性。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把这份刊物办得越来越好。

### 传承红色文学基因

欧阳山先生是广东文学的一座高峰,被誉为“领一代风流的世纪大家”,荣获“中国文联荣誉委员”金质勋章。在欧阳山的一生中,他始终坚持走革命文艺道路,创作了一系列精品力作,树立了一座文学的丰碑。他于1932年9月组织“广州文艺社”,创办广州最早的进步文学周刊《广州文艺》。1933年8月在上海转入“左联”,在鲁迅先生指导下从事文学创作。他在延安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创作的小说《高干大》成为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实践和硕果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创作了系列长篇小说《一代风流》,其中《三家巷》成为当代文学经典。

2022年9月,在《广州文艺》创刊90周年之际,首届欧阳

山文学奖正式启动。欧阳山文学奖由欧阳山资料室主任、欧阳山的大女儿欧阳代娜授权设立,在《广州文艺》原已设立10余年的都市小说双年奖的基础上举办,由原来单一的都市题材小说奖项提升为全面覆盖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的综合性奖项。

欧阳代娜对欧阳山文学奖的设立表示了祝贺:“感谢你们创立欧阳山文学奖的构想,这弘扬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光辉传统。十分高兴,也十分感谢,你们辛勤创业的成果是向党的二十大的献礼,也让前辈的奋斗永放光芒。1932年《广州文艺》创刊至今90年的历史,证明了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文学道路的正确,也证明了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的艰苦奋斗所取得的辉煌。”

据主办方介绍,首届《广州文艺》欧阳山文学奖评奖范围是自2020年第1期至2021年第12期在《广州文艺》发表的作品,分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诗歌、散文、评论五大门类评奖,每个门类各设一个金奖、两个优秀奖。本届文学奖由文学界名家李敬泽、宗仁发、龚学敏、张燕玲、黄平组成终评委员会,具有权威性和学术性。

### 奏响时代强音

获短篇小说金奖的《福地》站在城市化浪潮中回望空心化的乡土,既是城乡之书、生死之书,也是事关此岸和彼岸的哲思之书。获中篇小说金奖的《小跳蚤》交织着现实与浪漫、伤感与理想,是真正属于城市的小说,为城市文学带来一束光。获散文金奖的《定格于青俊——杜牧二十题》透过时间的云烟,绘杜牧之俊朗飘逸、英雄气概。获诗歌金奖的《屋子里的白鹭》诗思灵动,哲思深沉,书写了乡土之子面对乡土远逝的感伤与悲怆、叹息与缅怀。获评论金奖的《当代文坛与王小波的经典化》以史料挖掘机的强悍,在当代文坛的千人千眼、众声喧哗中辨认王小波的当代性和经典化议题。

获奖作家和评论家分享了自己的文学经验和创作感受。对于此次获奖,张伟表示:“这是来自南国的文学鼓励,是诗与思的又一次绽放,是重新向前的绚丽吸引。”

田耳在感言中谈道:“我38岁时才因一个偶然机会离开了家乡,开始了在他乡的工作、生活。作为一个‘高龄’离乡者,艰辛的适应过程必然也形成独特的感受,这是我不能忽略的写作资源,《福地》正是由此形成。”他表示,此次获奖将激励他进一步遥望故乡,继续找寻、拾取独特的感受,并与那一段记忆达成和解。

李西闽表示:“《小跳蚤》是一个女性在都市沉浮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爱和告别的故事。”他认为,无论如何,小说还是要写世道流变中的人心,还是要写出人的命运和希望。

霍俊明说:“能够获得《广州文艺》主办的首届欧阳山文学奖的诗歌金奖,这对我20多年的诗歌写作来说是莫大的鼓励和鞭策。我将把这视为个人诗歌践行的新起点和新基座,不断向伟大的诗歌传统致敬,不辜负永恒诗神的眷顾,继续在语言的乌托邦或托邦中筑梦、自省甚至自我引渡。”

房伟衷心感谢《广州文艺》对他的关心和扶持。他说:“《广州文艺》是一本优秀的文学杂志,首届欧阳山文学奖将此次的评论金奖颁给了我,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文艺创作和研究,从来都是孤独寂寞的荆棘之路,而来自文学界的肯定是我努力前行的巨大动力。我将以获奖为荣耀,以此为鞭策,继续努力前行,不忘初心。”

### 彰显现实关怀

在获奖作品研讨会上,文学界、学术界、期刊界的专家学者对获奖作品给予高度评价。大家表示,这些作品质量上乘,思想深邃,笔力雄健,充分展示了成熟作家卓尔不群的创作实力,彰显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时代品格,让欧阳山的文学精神得以传承和弘扬。

“《广州文艺》是期刊中的南国重镇,也是我们非常羡慕的一本杂志,尤其是欧阳山文学奖的设立,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奖项。”《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认为,《福地》在处理传统延续跟现代人生活之间的矛盾心态,面对故乡的失去、归宿的失去,有一种忧伤失落,这部作品写出了人的孤独感。《小跳蚤》充分体现一个作家的虚构能力,写现实生活中的弱者或处于困境中的人,他们能够互相搀扶、能够相互温暖,这是小说的宗旨。“可能每个人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但在困境中,我们每个人要尽可能发出一点光亮来,互相温暖照耀,这样才能使我们不至于在生活中处于绝望。”

《星星》诗刊主编龚学敏认为,霍俊明的诗找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表达的方向,通过这首诗,我们读出作为诗人的霍俊明的认知、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他的《苍雪羽毛》是一首短诗,空灵唯美,能让人产生一种无尽的遐想。诗人写到无尽的虚空之物如此真实,有时候虚空是真正的真实。这种诗歌的意象在最后一节,寻找它们的背面越来越多的反光、对立面,从而用陌生之物揭示整个生命的意义。”

广西评论家协会主席、《南方文坛》杂志主编张燕玲认为,《广州文艺》设立欧阳山文学奖,对南方写作、都市文学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这种文学“破圈”也有助于文学影响力的提升,对当下文学如何植根文学传统提供范式。这是对像欧阳山这样的经典作家的致敬,也是《广州文艺》经典化的工作。“张伟的风雅文章天下知,近年来他创作了一系列中国古典诗论,《杜牧二十题》可以说气势磅礴,不仅是留下华章,也是一种自我完成,他遵循文学传统,包括欧阳山文学奖都是植根于我们自身的传统。房伟作为评论家,他的一系列文论阐释王小波的当代性和经典性,提到用另外一种革命加恋爱为题,将王小波对革命话语的颠覆做了新的尝试。”

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南翔认为,葛水平的《花骨朵破胸而出》写一个妇女的内衣、裹衣、肚兜、抹胸,从胸前的刺绣来展现历史和文化的延伸,写得很温婉,也很有历史感,同时又有许多知识点。禹风的中篇小说《九号线》充满上海气息、都市感觉。“通过这部小说,我常常思考的不只是内在的东西,可能还要从形式、延展、社会关联、阅读快感等来整体把握。这部小说是我读过的小说当中比较酣畅淋漓,同时又能够有所思考的中篇。”

广东省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世宾表示,《广州文艺》所发表的诗歌比较注重现实的层面,在中国当代的诗歌写作里面,空间、方法、美学倾向非常多元、非常丰富。“朱山坡的《替父亲拾骨》是一首长诗,以叙事的手法讲述给父亲拾骨移坟的过程,这首诗的动机是怀念父亲,但书写的是生死的觉悟。诗歌既写活着的人,也写死去的人。在这首诗中,生死两界仿佛打通,两界之间的叙事非常流畅,生的有生的艰难和乐趣,死的有死的安详和从容。陈年喜的《时间的河岸》以组诗的形式呈现,我们常常遗忘流逝的时光之中所夹带的曾经出现的事物,对于流逝事物的遗忘就是当下的缺失和不完整。一个事物的完整是由流逝和当下所构成的,在当代生活中,我们非常容易陷入眼前,而会遗忘过去修饰的事物。陈年喜的《时间的河岸》就是要努力打捞这些修饰的事物,恢复写作对象的完整。”

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申霞艳认为,白琳的《佛罗伦萨瓦片》写的是一个当代的故事,小说所描绘的真实的留学生生活在今天流动性强的城市化生活里面特别的感染力。刘梅花的《潜伏在医筒里的草木和沙场》除了医药知识之外,对李时珍等历史人物也有一种人文关怀,他们及其著作能够流传到今天,他们的情怀能够被今天的人接受,这是散文给我们提供的非常广阔的联想。

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李德南表示,来颖燕的获

力,彰显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时代品格,让欧阳山的文学精神得以传承和弘扬。

“《广州文艺》是期刊中的南国重镇,也是我们非常羡慕的一本杂志,尤其是欧阳山文学奖的设立,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奖项。”《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认为,《福地》在处理传统延续跟现代人生活之间的矛盾心态,面对故乡的失去、归宿的失去,有一种忧伤失落,这部作品写出了人的孤独感。《小跳蚤》充分体现一个作家的虚构能力,写现实生活中的弱者或处于困境中的人,他们能够互相搀扶、能够相互温暖,这是小说的宗旨。“可能每个人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但在困境中,我们每个人要尽可能发出一点光亮来,互相温暖照耀,这样才能使我们不至于在生活中处于绝望。”

《星星》诗刊主编龚学敏认为,霍俊明的诗找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表达的方向,通过这首诗,我们读出作为诗人的霍俊明的认知、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他的《苍雪羽毛》是一首短诗,空灵唯美,能让人产生一种无尽的遐想。诗人写到无尽的虚空之物如此真实,有时候虚空是真正的真实。这种诗歌的意象在最后一节,寻找它们的背面越来越多的反光、对立面,从而用陌生之物揭示整个生命的意义。”

广西评论家协会主席、《南方文坛》杂志主编张燕玲认为,《广州文艺》设立欧阳山文学奖,对南方写作、都市文学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这种文学“破圈”也有助于文学影响力的提升,对当下文学如何植根文学传统提供范式。这是对像欧阳山这样的经典作家的致敬,也是《广州文艺》经典化的工作。“张伟的风雅文章天下知,近年来他创作了一系列中国古典诗论,《杜牧二十题》可以说气势磅礴,不仅是留下华章,也是一种自我完成,他遵循文学传统,包括欧阳山文学奖都是植根于我们自身的传统。房伟作为评论家,他的一系列文论阐释王小波的当代性和经典性,提到用另外一种革命加恋爱为题,将王小波对革命话语的颠覆做了新的尝试。”

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南翔认为,葛水平的《花骨朵破胸而出》写一个妇女的内衣、裹衣、肚兜、抹胸,从胸前的刺绣来展现历史和文化的延伸,写得很温婉,也很有历史感,同时又有许多知识点。禹风的中篇小说《九号线》充满上海气息、都市感觉。“通过这部小说,我常常思考的不只是内在的东西,可能还要从形式、延展、社会关联、阅读快感等来整体把握。这部小说是我读过的小说当中比较酣畅淋漓,同时又能够有所思考的中篇。”

广东省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世宾表示,《广州文艺》所发表的诗歌比较注重现实的层面,在中国当代的诗歌写作里面,空间、方法、美学倾向非常多元、非常丰富。“朱山坡的《替父亲拾骨》是一首长诗,以叙事的手法讲述给父亲拾骨移坟的过程,这首诗的动机是怀念父亲,但书写的是生死的觉悟。诗歌既写活着的人,也写死去的人。在这首诗中,生死两界仿佛打通,两界之间的叙事非常流畅,生的有生的艰难和乐趣,死的有死的安详和从容。陈年喜的《时间的河岸》以组诗的形式呈现,我们常常遗忘流逝的时光之中所夹带的曾经出现的事物,对于流逝事物的遗忘就是当下的缺失和不完整。一个事物的完整是由流逝和当下所构成的,在当代生活中,我们非常容易陷入眼前,而会遗忘过去修饰的事物。陈年喜的《时间的河岸》就是要努力打捞这些修饰的事物,恢复写作对象的完整。”

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申霞艳认为,白琳的《佛罗伦萨瓦片》写的是一个当代的故事,小说所描绘的真实的留学生生活在今天流动性强的城市化生活里面特别的感染力。刘梅花的《潜伏在医筒里的草木和沙场》除了医药知识之外,对李时珍等历史人物也有一种人文关怀,他们及其著作能够流传到今天,他们的情怀能够被今天的人接受,这是散文给我们提供的非常广阔的联想。

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李德南表示,来颖燕的获

奖文章有非常自觉的本体意识,她对写作有非常自觉的探索,有文章层面的考量,她的表达从容放松优雅,不像学院派经常引经据典,出现连篇累牍的术语。在引用别人的观点时,有很多本体层面的考虑,力求让这些观点成为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李浩有多重身份,既是作家,也是大学教授,在写作上有很深厚的功底。在强调吸纳前人批判性观点的同时,李浩也强调阅读要有自觉抵抗力,要在影响的焦虑中慢慢建筑自己。阅读的目标是什么?文章的标题就是答案,阅读首先要“从中汲取,以及感受智力和情感的愉悦”,这就是李浩所提供的阅读智慧。

青年评论家林培源认为,梁宝星的《巨鹿坡一号》是在叙事经验上带有意志性的作品。近年来,梁宝星的小说融合了科幻,还有新南方的文风,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他正在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叙事特色和腔调。这样的写作有一定的难度,需要有宏观的全球视野和人道主义关怀。东君的《拾梦录》是在叙事的形式上有意识进行探索的作品,小说语言特别雅致考究,片段式的写法拥有无穷的组织和扩散的可能。

据悉,此后欧阳山文学奖将每年举办一届,在推出精品打造广州文学奖项,用文学作品讲好广州故事、广东故事、中国故事,擦亮《广州文艺》文学期刊品牌的同时,为广州打造“文学强市”,提升广州文学在粤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国际华语文学圈的影响力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广州文化综合实力出新出彩。

## 首届《广州文艺》 欧阳山文学奖获奖作品

- |                |                                     |
|----------------|-------------------------------------|
| <b>短篇小说金奖</b>  | 田耳 《福地》                             |
| <b>短篇小说优秀奖</b> | 东君 《拾梦录》                            |
|                | 梁宝星 《巨鹿坡一号》                         |
| <b>中篇小说金奖</b>  | 李西闽 《小跳蚤》                           |
| <b>中篇小说优秀奖</b> | 白琳 《佛罗伦萨瓦片》                         |
|                | 禹风 《九号线》                            |
| <b>散文金奖</b>    | 张伟 《定格于青俊——杜牧二十题》                   |
| <b>散文优秀奖</b>   | 葛水平 《花骨朵破胸而出》                       |
|                | 刘梅花 《潜伏在医筒里的草木和沙场》                  |
| <b>诗歌金奖</b>    | 霍俊明 《屋子里的白鹭(组诗)》                    |
| <b>诗歌优秀奖</b>   | 朱山坡 《替父亲拾骨(组诗)》                     |
|                | 陈年喜 《时间的河岸(组诗)》                     |
| <b>评论金奖</b>    | 房伟 《当代文坛与王小波的经典化》                   |
| <b>评论优秀奖</b>   | 来颖燕 《他活在了世界的全部之中——谈阿来的《云中记》与《尘埃落定》》 |
|                | 李浩 《从中汲取,以及感受智力和情感的愉悦》              |